

江丕栋 陈莹 闻立欣等 编著

老北大宿舍纪事
(1946~1952)

中老胡同三十二号

北京大学出版社



江丕栋 陈莹 闻立欣等 编著

老北大宿舍纪事 (1946~1952)

中老胡同三十二号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北大宿舍纪事 (1946~1952): 中老胡同三十二号 / 江丕栋等编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7

(燕园记忆)

ISBN 978-7-301-18797-5

I. ①老… II. ①江… III.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67797 号

书 名: 老北大宿舍纪事 (1946~1952): 中老胡同三十二号

著作责任者: 江丕栋 陈莹 闻立欣等编著

责任编辑: 丁超

装帧设计: 张今亮

内文制作: 赵茗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797-5/K·0773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w@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 × 980 毫米 16 开本 27 印张 350 千字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6.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目 录

代 序（徐光宪）001

献身祖国 一代师表

——纪念曾昭抡院士诞辰100周年（徐光宪）003

家在北大（高小霞）007

沙滩中老胡同32号纪实（闻家驷）012

60年前的中老胡同32号（江丕栋 江丕权）015

记忆的碎片

——在中老胡同32号居住的日子（陈莹）025

难忘的中老胡同32号（贺美英）052

纪念我的父亲贺麟教授（贺美英）062

回忆中老胡同32号

——父亲袁家骅先生的学术活动（袁尤龙 袁文麟）069

决定命运的日子

——中老胡同生活的回忆及思考（孙捷先 孙才先 孙仁先）081

孜孜不倦 赤子之心

——记我的父亲杨西孟（杨景宜）098

三岁以前那些事（王汝烽）113

中老胡同32号

——童年杂记（朱世嘉）126

在中老胡同32号院的时光（彭鸿远）132

我的母亲俞大缜（彭鸿远）135

遥忆童年（吴采采）148

中老胡同记事（冯姚平）152

柿子树下的人家

——记吴之椿、欧阳采薇夫妇（冯姚平）177

霁清轩之夏（冯姚平）184

陈占元与明日社（冯姚平）191

周炳琳先生二三事

——中老胡同时期及其他（张友仁）193

32号院中的长辈和我们（陈琚理）214

温馨的童年（陈琚理）232

去和留的选择（陈琚理）260

中老胡同32号与我的家（芮晋洛）267

中老胡同北大宿舍的往事：1947~1952（张企明）280

从中老胡同32号所想到的（费平成）297

中老胡同32号宿舍考（江丕栋 江丕权）306

32号院里的无线电爱好者（江丕桓）320

有关中老胡同的片段回忆（江丕权）323

不平常的回国旅程（江丕栋）331

珍贵友情（沈龙朱）343

我的译名叫“狐狸”（沈龙朱）346

团 聚（沈虎雏）348

隔壁邻居胡三爷（沈虎雏）376

甘于寂寞 毕生求索

——怀念我的父亲庄圻泰（庄建铤）383

黑夜已深黎明在望的岁月

——怀念父亲闻家驊教授（闻立树）397

珍妃的娘家

——中老胡同32号（唐小曼）407

代后记：从中老胡同32号院走来420

代序

1951年我和小霞从美国回来，在北京大学工作了近60年。其间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也将近10处。

刚回国时，先住在红楼的教室里。后来孙承谔先生、曾昭抡先生分别邀请我们住到他们在中老胡同宿舍的家中。我们很荣幸能够住在北大前辈居住地中老胡同宿舍中。

住在孙先生家时，北面正对着写《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这本名著的作者朱光潜先生家。他是我青年时代就非常崇敬的北大前辈。

后来搬到曾昭抡先生家，曾先生把他家的大部分房屋让给我们住。曾先生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好友——唐敖庆的老师。我们就是在曾先生、闻一多先生等爱国精神的影响下，在1950年抗美援朝后，美国总统已提出法令禁止留美学生回国，等待参众两院通过后生效的半年特殊时期，决心克服重重阻难回到祖国，并在北大任教的。

曾先生的隔壁是张景钺、崔之兰先生家。我和高小霞很荣幸地和这些老前辈住在一起。他们都是年轻人仰慕的楷模，他们反映了北大的精神，弘扬了北大的优秀传统。

我住在中老胡同的时间虽然很短，只有一年，但是非常怀念那里。

我很感激你们大家热心回忆和编写中老胡同时期的情况，把北大这段历史保存下来。



▲ 徐光宪

徐光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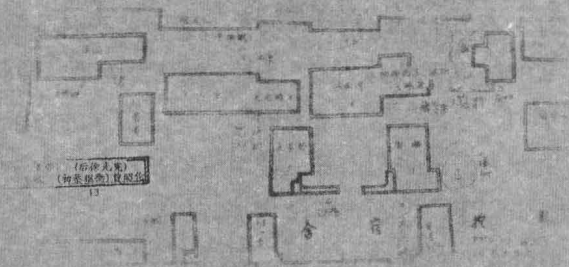
2010年7月

献身祖国 一代师表^{*}

——纪念曾昭抡院士诞辰100周年

徐光宪

作者徐光宪
化学系教授
曾居住于中老胡同32号内13号



* 本文原载《化学通报》，1999年第5期。

曾昭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化学家、教育家，他是中国化学会的创建人之一，并长期担任《中国化学会会志》（《化学学报》的前身）总编辑达20年之久。他热爱祖国，对我国化学和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被选聘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他在1926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回到祖国。先任中央大学化学系教授，兼化工系主任。1931年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化学家曾昭抡、数学家华罗庚、物理学家吴大猷带领唐敖庆、朱光亚、孙本旺、李政道和王瑞五位青年教师，于1946年赴美考察原子能科学技术。这件事是由曾昭抡通过他的内兄俞大维向当时国民党政府建议促成的。曾昭抡、华罗庚、唐敖庆、朱光亚、孙本旺五人先后回国，对新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到美国后唐敖庆被推荐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量子化学博士学位。我在1948年到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做研究生兼助教，也攻读量子化学，有幸结识了唐敖庆学长。唐敖庆的超人才华在哥大化学系二百余名研究生中是非常突出的，只有他一人得到最高的校设奖学金（University Fellowship）。我问唐敖庆为什么他的数理基础这样好。他告诉我他在西南联大时，不但听曾昭抡、杨石先、黄子卿等名师的化学课，而且还选修王竹溪、吴大猷的物理课和陈省身、华罗庚的数学课，并且从老师们的身上继承了北大“科学”、“民主”、“爱国”、“进步”的光荣传统。唐敖庆还告诉我，1938年春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在迁往云南时，曾昭抡先生参加赴滇步行团，带领青年学生步行到昆明，途中休息时，还不时对他们进行教学，历时68天，行程1663公里。曾昭抡先生等师长以实际行动培养青年学生艰苦奋斗和勤奋学习的优良学风。

到达昆明后，曾先生还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与闻一多先生等主张联共抗日、反对内战、反对腐败的民主运动，使青年学生埋下了出国学习深造是为了抗日救国的坚定信念。这些信念也使我和高小霞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感染。唐敖庆同志在1950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应曾先生的召唤回国在北京大学任教。1951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先生通过唐敖庆写信给我，说新中国急需人才，邀我和高小霞到北大任教。那时候高小霞还需要一年时间才能完成博士论文，而我的老师也再三希望我留在美国到芝加哥大学马立根教授处做博士后。但我们冷静地分析当时的形势，抗美援朝开始已有4个月了，美国国会即将通过法案阻止中国留学生回国。我们克服了重重阻难终于在1951年5月回到祖国，在北大任教。那时候受曾



先生召唤回国的留学生还有不少。

我们到北大化学系后，因教员宿舍紧张，暂住沙滩红楼的一间大教室里。曾昭抡先生和夫人俞大纲先生得知后，把他们在中老胡同的一座精美小院的大部分让给我们住，只留一间自住。那时曾先生任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给他一套住房，但他仍兼北大化学系主任，俞先生任西语系教授，住中老胡同比较近便。所以让给我们住，实在是对我们这样的青年教师的爱护和关怀。

在与曾先生同住一院的日子里，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的屋子在晚上12时前熄灯。原来他在白天处理繁忙的公务之余，晚上还要为一年级学生编写普通化学讲义。我读过曾先生的讲义，内容新颖而简要，文字流畅而富有启发性。他让我为三年级学生讲授物理化学课，当时没有中文教材，常用的几本英文教科书也不尽如人意，于是我也学习曾先生，日以继夜地编写物理化学讲义。我自信那时（1951年秋季至1952年春季）讲课的内容，要比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的物理化学课好（我作过助教），试题内容要比哥大深（我收集过1945~1950年哥大物理化学课的全部考题）。在曾先生任系主任期间，北大同学们对无机、有机、分析和物理化学等基础课的反映都较满意。这也是曾先生忠诚教育事业给我们后辈作出的榜样。

到了1957年，风云突变，曾先生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他离开北大和夫人俞大纲先生，单身到武汉大学任教。他在受到不公正的打击的同时，不改献身祖国、从事教育和科研、培育人才的初衷，高瞻远瞩，看准当时化学学科发展的

前沿，创办元素有机化学专门化，先后建立了有机硅、有机氟、有机硼和元素有机高分子化学等科研组，对元素有机化合物的合成和性质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论文，撰写了《元素有机化学》专著多册。他是我国元素有机化学的奠基人之一。

一向被西语系师生尊重的俞大綱先生，在“文革”初期突然被打成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瘤”。她在心理上受不了，曾先生又远在武汉，于是含冤而死。次年（1967年）12月8日，一代师表的曾昭抡先生也在武汉与世长辞，但他毕生致力于科学教育事业和献身祖国的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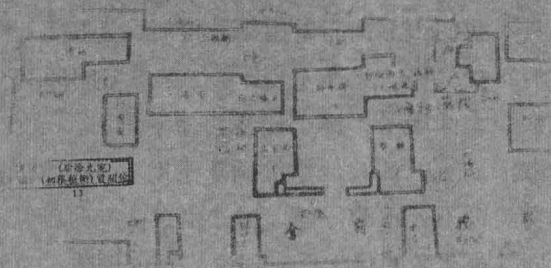
家在北大^{*}

高小霞

作者高小霞

化学系教授

曾居住于中老胡同32号内13号



* 本文原载《青春的北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个别文字订正。——编者

住在中老胡同的曾昭抡先生,是我老伴徐光宪在哥伦比亚的同学唐敖庆的老师。唐敖庆在1950年回国。1951年,时任北大化学系主任的曾先生和唐敖庆邀约我们回国到北大任教。但那时抗美援朝已经开始,美国总统已经提出法案要禁止中国留学生回到共产党统治的新中国,该法案正在等待参众两院批准。那时光宪已经获得博士学位,导师竭力希望他留校任讲师。我在纽约大学攻读分析化学博士学位,还要一年才能答辩。但估计不久就要通过法案不能回国,中美已经打仗,我们不愿留在敌人的国家里。于是我决心放弃学位,借口我们是华侨回国探亲,一月后仍回美国,这样才克服重重困难得到签证,于1951年4月15日离开旧金山乘船回国,满怀对新中国的激情于5月初到达首都北京,至今已整整47年了。2个月后,有留美同学乘船回国,途经檀香山时,法案通过,他们又被送回美国了。

那时北大理学院在沙滩,教师宿舍比较紧张,我们被分配暂住红楼的一间大教室里。不久校方让我们去住黄米胡同一小间,实在太小,放不下仅有的几箱书和衣物。住在府学胡同的张龙翔教授好心腾出他家后面一两间房来,但他的母亲有点不乐意。光宪一气之下,把那几只箱子搬上一辆三轮车回了红楼。40年后我们去燕南园看望张教授时,还提起此事,表示歉意。他笑着说:“那时你们年少气盛,见怪不得。”住在中老胡同32号院内4号的孙承谔先生也腾出了他家一大间屋子,终于让我们住了进去。至今我们还深深感谢孙先生和他夫人黄淑清先生,怀念他们伉俪乐于助人的高风亮节。后来黄先生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孙先生在美国时师从著名量子化学家H.Eyring教授,共同发表著名的化学反应理论,至今仍被化学界作为化学动力学方面的开创性经典著作而广泛引用。

不久,曾昭抡和俞大纲先生把他们在中老胡同宿舍13号的一座精美小院房让我们住,有了卧室、书房和客厅,我们十分高兴。大女儿徐红在那时诞生,还可再请个小保姆管理家务。院子不大,住着几家著名学者,如冯至、朱光潜、张景铨、芮沐等先生。庭院中央花坛种着一些花草,清早、傍晚可以和芳邻相逢,谈上几句,很是愉快。在北京有了家,也就不再作南归之想了。这只是一年多时间里的故事。

1952年院系调整,我们留在北大,但要迁居到海淀中关村新建的一大套平房中去。记得那时从动物园往北,马路两边少有人家。田野青青,一派郊区清静风光。中关村刚建起一排排平房,房前小院尚未种花栽树,甚至还没挂上门牌。



▲ 徐光宪全家

我一天夜归，竟找不到自己的住宅。不过很快，同事们都搬来，热闹起来了。我家门外和大家一样也筑起一道短篱笆，种起各色花草。其中有一树月季，春天竟开了一百多朵黄红色大花，引得路人驻足观赏。家里有了一个大客厅，邻居的中、小学生常来看电视。一次国际乒乓球大赛，来了许多人观看，结束后，保姆收拾房间，不觉惊喜地叫起来：“看！今天我们还拣了个男孩！”原来他蹲在门旁呼呼睡着了。中关村有一条小溪，架一石桥分隔成沟东、沟西，我家在沟东。溪中芳草、流水，春夏天还能听到蛙声。园内柳树渐成荫，我骑车出北门，经过一段沙石路和一家桃园，便来到新建的化学楼。初夏晚上，我从实验室出来骑车回家，风飘飘吹衣，邻家篱笆架上蔷薇阵阵送香，各家灯火相映，光宪也尚在伏案工作，一切是宁静、安乐。每逢佳节，我们总要居园里散散步，看看柳梢明月，听听邻家孩子歌声笑语。冬天大雪纷飞，火树银花。曾有一次，我们带着两个大女儿在未名湖冰上溜着玩。在来北京前我们曾想过要学会滑冰，谁知一直很忙，这次算是圆了一场冰上的梦。我们在中关村276号大平房就这样度过了令人难忘的十多年。

随着国内风云变幻，住房紧缩，我们搬到了中关村69号。那是有四扇房门通向中间小客厅一套平房。我曾开玩笑说：“可以在各房间转来转去，像小白耗子似的。”房前也有一块小院地，我们无心种花，姥姥喜欢种花生、向日葵。不多时，我们去江西鲤鱼洲农场，两个大女儿分别下乡，去云南和黑龙江建设兵团，家里只有姥姥管着两个小的。1971年光宪从鲤鱼洲、我从德安相继回校。一进门，最小的女儿横躺在椅上啼哭，我一把将她拉起说：“爸爸妈妈都回来了，不哭了。”姥姥从厨房迎出来，高兴得流泪。一家得团聚，尤其是大的孩子们轮流回来探亲，更显热闹。但在这里也只住了二三年，房子要一分为二，供两家住，于是我们又搬到中关村25楼二层去住。那里只有前、后两大间，旁边朝南两间，分别有两家好邻居住着。我们只得用上下铺，姥姥睡下铺，床下、桌上都堆满了书，紧凑得很。说好邻居一点不假，他们两家也都有孩子，够挤的，但他们多方照顾我们，十分友好热情，真是难得！这里也只住了二三年，我们便要搬到校西门外蔚秀园去。

蔚秀园内也是一片新建楼房，不同于中关村的是，蔚秀园设计精巧、秀丽，有水池、有山坡、树木茂盛，环境宜人。我们住在楼下一层，与王竹溪教授家对门。房子比较宽敞，但我家人多，还要用上下铺。屋前种花、屋后种竹，我们打算长住了。1976年两个大女儿先后从云南和黑龙江回来，去工作或上学，一家七口，是我家全盛时期，虽然很挤，但其乐融融。我们有时在小山坡石头上坐坐，有时到邻近的承泽园看牡丹，向南走，到一大茶塘，荷叶田田，清风飘香是个好去处。我去化学楼要骑车横穿校园，从西到东习以为常，因为我们已有一个温馨热闹的家。

1978年学校把我们调整到校内朗润园，四层楼一套宽敞的住房。姥姥住东房，四姐妹住一大间，我们有卧室，书房还留了一大间客厅。姥姥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感慨地说：“现在住上大房间，享享福，可惜我老了，走不下楼去。”朗润园在未名湖北面，有后湖与万泉河相通。后湖一池碧波，一边是几座楼房，一边是小山坡和几间竹篱小舍。垂杨柳围绕在湖旁，小山坡上有亭翼然，掩映在绿树丛中。楼间距离较大，两排高大杨树将它们隔开，树间有时可见鸟窝。楼下各家门前都有小花园。若在早上到湖边一站，空气清新，但见鱼跃湖中，一群群鸽子绕树飞翔。夏日傍晚，若在湖边长椅上小坐，可以看到夕阳余晖将山坡上小亭、绿树倒映在湖水中，轻轻荡漾，煞是迷人。更可喜的，若能遇上一二位名教授，聊上几句，很受教益。中文系陈贻焮教授是研究杜甫诗的专家，我说过要跟他学

做诗。一次他对我们说：“有一外宾来访后，说北大真美，朗润园是Paradise!”我不知道Paradise有多美，只愿在人世间，长住景色如画的朗润园。

人有旦夕祸福，1983年底，我在图书馆摔伤骨折，出院后，行走不便，去化学楼要有人带着。家里姥姥已去世，孩子们多已出国，房子很宽敞。校方照顾又让我们从四楼搬到二楼。出入可以方便一些。当时化学楼已迁到校东门外的新大楼，我买一辆轮椅，偶尔去大楼开会或去实验室就让研究生推着轮椅。所幸我还能慢步上楼，坚持工作到1997年7月最后一位博士研究生毕业。最为难得的是我的老伴，他工作很忙，但他常常自告奋勇，推着轮椅，让我到园内各处看看。季羨林先生在他楼前的湖中投下一些莲种，现在已长成一大片荷叶。我们都称它为“季荷”。当荷花盛开时，我们就去欣赏季荷。季老带着他的两只眼睛有不同颜色的波斯猫，总来和我们谈几句他种荷的得意杰作。中秋夜我们不在楼前，便到未名湖边去赏月。去年未名湖新整理，格外清明，湖光塔影，使人留连忘返。国庆夜晚，我们又去湖边观看中关村放出的焰火。湖面上还浮动十几只小灯船。真好看！我们认为在校园内胜似去圆明园，人不多也不少，玩倦了想回家，一下就到家了。

47年来我们在北大，从东搬到南，从南搬到西，又从西搬到校内北边，绕了一个大圈子，终于在“天堂”住下了又是十多个年头。有人告诉我，明年清华、北大在蓝旗营合建一个专为院士、教授住的现代化楼群，你们可以去。我不免怅然，搬家的故事不是已经讲完！只有现在陪着我们的女儿很高兴，她说：“妹妹们带着他们的孩子一起来也能住得下！”

47年我们在北大有了一个温馨的家，看到北大不断发展、前进的光辉成就，衷心祝愿百年校庆后，当以更豪迈的步伐迎接二十一世纪，再创辉煌！